

磨坊文札

前 言^①

兹有克拉巴·米替非欧先生，其妻 V. 柯丽尔氏，家住西加里埃，并在该处营生。凭家住邦倍里古斯特之欧诺拉·格拉巴齐先生阁下作证，以法律及合法手续为担保，在全无债务纠纷、抵押及特殊要求的条件下，将风动磨坊一座，售与寓居巴黎之诗人 A. 都德先生阁下，使其为该产业之所有者。

磨坊位于普罗旺斯之腹地，罗纳山谷中之小丘上，该处橡柏成荫，青葱可爱。唯磨坊已废弃二十余年，运转失灵，且种种野生植物如葛藤、紫苏、迷迭香之类及寄生植物到处蔓延滋生，直达风磨叶顶。

尽管风磨之轮已毁，露台砖缝荒草丛生，却甚中都德先生之意，因其可作吟咏之所也，纵有倾塌之虞，亦愿接受。倘日后有修缮之处，所需费用与卖主无涉。

此项交易已作出适当价格，一次付清，由诗人都德先生以通用货币将此款交于公证处，公证人及作证诸君共睹之下，由米替非欧先生领取，各项手续已清，永无纠葛。

本契约签订于邦倍里古斯特，欧诺拉先生之公署中，

这是都德的一篇游戏文字，故按原文体译出。

笛师马来纳及教士鲁意赛在场。

当事双方及公证诸君签名于后……

(朱 梵译)

安 居

受惊的首先是些兔子！……好久以来，它们见磨坊的门总是关着，墙和露台都被蔓草湮没了，最后，终于认为磨坊主们已经灭了种，又因为觉得这个地方还挺不错，于是便把这里当作了它们的一个大本营，一个战略行动的指挥中心，或者称之为：兔儿们的 Jemmapes 磨坊……我初到此地的那天夜里，毫不夸张地说，足足有二十来只兔子在露台上围着圆圈坐着，正借助一缕月光在烘它们的脚呢！……我才把天窗打开一条缝，“刷”的一声，这些宿营者便拔腿而逃，洁白的小小的后身，尾巴朝天翘着，一齐钻到了灌木丛中……我真希望它们还会再来哩！

在看到我时，另一个感到惊讶的是二层楼上的住户，一只有着哲学家脑袋的、神色阴沉的老猫头鹰。它已经在这磨坊里住了二十多年了。我是在楼上的房间里发现它的，它正直挺挺地栖息在残墙坠瓦间的床架上，一动也不动，用它那圆圆的眼睛看着我，片刻，因为不认识我而惊慌了起来，发出“呜呜”的叫声，困难地扇动着那双由于尘土太厚而变成了灰色的翅膀——这些见鬼的哲学家们，从来不会刷刷自己的！……不过没关系，尽管它的眼睛一眨一

① Jemmapes：比利时城名。1792 年比奥之战中得自于奥国。

眨，脸色阴沉，但这位沉默的住客却比其他任何一位都更使我喜欢，于是我赶快和它重新订了租约。它照旧看管磨坊的整个楼上，从屋顶上进出，而我，则保留着楼下一间用石灰刷白的小房间，这房间有着低矮的穹窿形的屋顶，好似一间隐修院里的饭厅。

我正是在这里给您写信。我的房门对着和煦的阳光敞开着。

一片明亮得耀眼的美丽的松林，从我面前一直延伸到山坡下，阿尔卑斯山脉在天际勾画出它们纤秀的峰巅……万籁寂静，只偶尔有一个笛音，一声薰衣草丛中的鸟语，一声山路上的骡铃声，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来再传到更远的地方……

此刻，我怎么会懊悔自己离开了喧嚣而黑沉沉的巴黎呢？！我在我的磨坊里是如此的惬意！这正是我所寻求的角落，一个和报纸、马车与雾气远隔千里的温暖芬芳的角落……我的周围有多少美丽的事物啊！我安居到这里才七八天，但我的脑海里已经充满了印象和回忆……噢，就在昨天傍晚，我看到了许多羊群回到山下村庄里来的景象，我可以向您起誓，您就是用巴黎本周内所有第一流的演出来和我交换，我也不会放弃这动人的场面的，您可以想见了吧！

应该告诉您，在普罗旺斯省，当天气炎热起来时，把家畜送到阿尔卑斯山去已成了一种习惯。牧人和牲畜要在那里过五六个月，夜晚便露宿在星光下齐腰深的草丛中，当秋天的第一个战栗来到时，他们才下山回到农庄里来，

重新在被迷迭香花熏香了的灰色小山上过着单调的生活

昨天晚上，这些羊群回来了。从早上起，大门便敞开地等待着，羊圈里铺了新鲜的干草。人们不时地念叨着：“他们现在已到艾吉尔了，现在已到巴拉都了”。终于，黄昏时分，突然听到一声大叫：“看，他们已经到那儿啦！”果然，在那边，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羊群在飞扬的尘土中行进着……

整个路都仿佛在跟羊群一起蠕动……老公羊走在最前面，双角往前伸着，神情凶狠野蛮，公羊后面是羊群的大部队；有些疲倦的母羊们，腹下腿间偎挤着它们的乳羊，头上戴着红绒球的骡子，背篮里驮着新生的小羊羔，一边走一边摇晃着，最后面是满身大汗淋漓、舌头垂到地上的牧狗和两个高大的，穿着褐色毛布外套的顽皮的牧童，牧童的外套好像牧师的祭袍一样，一直拖到脚后跟。

所有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快乐地列队走过，带着一阵急雨般的践踏声拥进了大门……

那时院子里是怎样的热闹啊！金绿色的大孔雀，头顶着绢绒般的羽冠，从栖歇的木架上认出了来者，并用一种喇叭似的惊人的鸣叫来欢迎它们。那些睡着了的家禽也忽然惊醒了：鸽子、鸭子、火鸡、竹鸡，所有的都站了起来，整个家禽群像是疯了一般，母鸡们咕咕地叫了整整一夜。仿佛每只羊的羊毛里都沾染着阿尔卑斯山野的芬芳，带来了一种使人沉醉、使人舞蹈的山野的鲜活空气似的。

就在这种欢欣的骚扰中，羊群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再没有比这样的安居场面更动人的了，老公羊重新看到它们的食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那些在这次旅行中出生，

还从未看见过村庄的小羊羔儿，惊奇地打量着它们的周围。

但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狗，那些勇敢的、忠于职守的牧狗。它们十分忙碌地跟在羊群后面，在村庄里就只看到它们。守夜的狗在窝里唤它们回来全是徒劳，井边盛满了清凉水的桶向它们招呼也是枉然。在羊群还没进到羊栏，粗大的门闩还未把小栅栏门锁上以前，在那两个牧羊人还未坐到低矮小屋的餐桌旁以前，这些狗是什么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听的，一直到了这时候，它们才回到憩息的狗窝，在那儿，一边舐着菜汤盘，一边对村庄里的伙伴们讲述着它们在山上的作为：在那可怕的地方，有狼，还有许多大朵的盛满了露珠的紫色毛地黄。^①

（贾芝、朱梵译）

^①一种玄参科植物。

在波盖尔的驿车上

我来此地的那天，搭的是波盖尔的驿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交通马车，在每天傍晚收车之前，行驶的路程并不远，但却一路摇摇摆摆的，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在驿车顶层，除了车夫，我们一共是五个人。

第一个是卡马尔格地方的看守兵，是个须发浓密的矮胖子，看起来像个牧羊神，一双大眼睛布满血丝，耳朵上带着银圈儿。然后是两个波盖尔人：面包师和他的揉面工，两人都是脸色红润，气喘吁吁的，但却有一幅高雅的侧影，看起来好像两尊铸在罗马勋章上的维特里乌斯头像。最后，在车前面，车夫的身旁，有一个人，不，毋宁说有一顶帽子，一顶巨大的兔皮帽子，他什么话也不讲，只是愁容满面地望着大路。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一路无拘无束地高声谈论着他们的事情。

卡马尔格人说他从尼姆来，因为用耕地的铁杈捅伤了一个牧童，受到了检察官的传讯。卡马尔格人爱动肝火，那么，波盖尔人又怎样呢？我们这两位波盖尔人不也是因为谈论圣母的问题而大肆争吵吗？看来面包师所属的教区，一向信奉的是普罗旺斯人称之为慈母的那位圣母，这圣母的手臂中抱着一个小耶稣，而揉面工则相反，他在一个完

全新式的教堂的唱诗班里唱诗，这个教堂供奉的是感怀圣母的圣母，人们将她画成了一个脸上带着微笑，双臂擎起，手上充满光明的美丽形象。争吵便是从这儿开始的。且看一下这两个善良的基督徒是怎样对待他们彼此的圣母的：

“你那位感怀圣母的圣母，长得挺标致嘛！”

“滚开，你和你的‘慈母’一起给我滚吧！”

“在巴勒斯坦，你那圣母脸上不光彩哩！”

“你的那个呢？嗨，丑婆子！谁知道她没有干过……还是去问问圣约瑟吧！”

当驿车要到拿波里站时，所差的只是拔刀相见了！天哪！我相信如果不是车夫出来劝解的话，这场奇妙的宗教论战不知要到何时才会结束呢！

“还是让我们和你们的圣母都清静清静吧！”车夫笑着对两个波盖尔人说道：“这些都是妇女们的名堂，男人是不应该掺在里面的。”

说到这里，他扬了一个响鞭，带着点嘲笑的神情，用他的见解使所有的人安静了下来。

争论算是结束了，但面包师说话正在兴头上，需要发泄他过剩的精力，他转向了默然坐在角落里的可怜的“帽子”，用一种嘲弄的口吻对他说道：

“喂，磨刀匠，你老婆呢？她是属哪个教区的？”

要知道，这话明显带有一种取笑的意味，车顶上所有人听到这话都发出一阵大笑……但磨刀匠，他，却没有笑，他好像是没听到似的。于是，面包师转身向我说道：

“先生，您不认识他老婆吧？那可是教区中的一个尤物！在波盖尔，像她那样的人，真是独一无二的！”

人们加倍地哄笑了起来，磨刀匠一动也不动，只是低着头，声音很低地说：

“别说啦，面包师。”

但是这鬼面包师却毫无住嘴的意思，反而讲得更起劲了：

“别怪这位伙计娶了个这样的女人作老婆……跟她在一起，是一会儿也不会感到腻烦的！您想想看，这是一位每隔半年就要被人拐走一次的美人儿，当她回来时，永远有话对你讲哩……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奇怪的家庭，他们结婚不到一年，老婆就跟一个巧克力商人跑到西班牙去了。

“丈夫一个人留在家里，淌淌眼泪，喝喝酒，简直像个疯子，谁知没过多久，这位美人儿穿着西班牙服装又回到家乡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挂着铃铛的小鼓。我们都跟她说：‘躲起来吧，他会把你杀掉的。’

“但是，一点不错，别说是杀……他们又和好啦，日子过得挺安宁，她还教他玩那西班牙小鼓呢！”

又是一阵哄笑声。磨刀匠还坐在他的角落里，仍然没有抬头，仍然只是喃喃地说道：

“别说啦，面包师。”

面包师并未理会他，还在继续说着：

“先生，您也许以为，这位美人儿从西班牙回来后，会变得安分些……可不是这样啊！她丈夫如此的‘厚待’她，这当然使她有了再试试的念头。跟西班牙人之后，又跟一个军官，接着又是一个罗纳河上的水手，再接着是一个音乐家，再后来又是……嗨，我怎么说得清呢？有趣的是，每次演的都是同样的滑稽剧：老婆走了，丈夫哭鼻子，她回来了，他也得到了安慰。人们屡次把他老婆拐走，他总

是又跟她和好如初……您看，这位丈夫是多么有耐心啊！但是也须说一句：这位磨刀小娘子，长得确实够标致的……简直是一只小红鸟儿，又娇小匀称，又活泼伶俐，还有白皙的皮肤和一双胡桃色的眸子，这眸子盯着男人时总是含着微笑……嘿，巴黎人，我敢说，如果您有机会路过波盖尔的话……”

“唉，别说啦，面包师，我求求你……”可怜的磨刀匠再一次用一种使人心碎的声音喃喃道。

此刻，驿车停了，我们已经到了安格尔田庄。两个波盖尔人就在这里下车，我是绝不愿意他们再坐一程了……这面包师真是个刻薄鬼！他们已走进了庄园的院子，我们还听得到他们的笑声哩！

这两个人一走，车顶上就像空了似的，卡马尔格人也在阿莱下了车，车夫在他的马匹旁边步行着，车上只剩下我和磨刀匠两人默默无言地坐在各自的角落里。天气炎热，皮革制的车篷滚烫滚烫的，我时时感到自己的眼睛要闭上了，头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是却无法入睡。“别说了，我求求你”这句如此凄惨又如此温存的话总是在我耳边萦绕。……可怜的磨刀匠，他也同样睡不着！从后面，我看见他的宽阔的肩膀在颤抖，他的手——一只瘦长、苍白而又笨拙的手，像是老人的手一般，在长椅的靠背上哆嗦，他在哭泣……

“您的家到了，巴黎人！”马车夫突然对我喊了起来，他用鞭子指着我的苍翠葱茏的小山丘和那像一只巨大的蝴蝶似的钉在上面的磨坊。

我急忙下了车……在经过磨刀匠身边时，我从他那大

帽子下面望了他一眼，因为我很想在离开之前能看到他的容貌。这个不幸的人，仿佛猜到了我的意思，突然抬起头来。我们正好四目相对：

“朋友，您好好地瞧瞧我罢！”他声音低哑地对我说：“假如你在近期的某一天，听到波盖尔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你可以说，你知道这是谁干的。”

这是一张枯瘦而忧伤的脸，一双暗淡无光的小眼睛里饱含着泪花，但那声音里却带着怨恨。怨恨是弱者的愤怒啊！……如果我是那位磨刀娘子，还得提防着点呢！

（朱 梵译）

磨坊老板，考赫尼尔的秘密

法朗西·玛玛依，一个老笛师，他时常到我这里来，和我一同喝着甜酒，消磨黄昏的时光。在一个夜晚，他对我讲述了二十年前，我的磨坊可以作证的，一个小小的乡村悲剧。

这个老实人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想把我所听到的如实向你重述一遍。

你可以设想，亲爱的读者，你是坐在一瓶芳香的甜酒前，而且是一个老笛师在向你谈着。

我们乡间，我的好先生，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死寂和没有歌声的地方。

从前，这里有着很繁盛的磨面生意，周围七八十里以内的农庄上的人，都把他们的麦子送到我们这里来磨……乡村四面的小山上全都盖满了风磨坊。

望望东，望望西，只看见松树顶端风磨的翅膀在剧烈的北风里旋转着，无数驮着口袋的小驴子沿路上上下下地走着。整个礼拜，听着山顶上鞭子的声响，风帆的劈啪声

原文系十法里（Lieue），约合七十五华里。因法里在中国读者难于捉摸其确实长度，而此处又极言生意的繁盛，故仿英译者译为英里的办法，我们亦译为华里，说七八十里，在中国读者的习惯里是觉得相当远的。后面有一个四法里的地方，亦用同样译法。

和磨坊孩子们的“哆、吁”地赶驴向左向右的声音，是很愉快的。

礼拜天，我们常常成群地到磨坊里去，在那上边，磨面人用密斯加酒款待我们。磨坊女人带着她们的绣花围巾和金十字架，像皇后一样漂亮。

我是常常带着横笛去的，一直到夜深，大家还在跳着法朗多尔舞。^①

你晓得，那些磨坊是我们乡间的快乐和财富。

不幸，一些从巴黎来的北方人计划着在达拉斯宫路上建立一个大的用蒸汽机的面粉公司。这是又华丽又新奇的！人们渐渐习惯了把他们的麦子送到面粉公司里去，于是可怜的风磨就停止下来，没有工作可做了。

有一个时期，他们企图挣扎下去，但是蒸汽机是更有力量的，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可怜哪！他们全不得不关闭了……

再也看不见小驴子走来了……漂亮的磨坊女人们卖掉了她们的金十字架……再也没有密斯加酒了！再也没有法朗多尔舞了！……强烈的北风徒劳地吹着，风车的翅膀停止不动了。

随后，一个晴朗的日子，区里命令所有这些倾圮的旧磨坊必须平掉，接着在那里种植起葡萄和橄榄树。

可是，在这破产中间，有一个磨坊还维持下来，继续在它的小山上，在机器面粉公司面前勇敢地转动着。这就是磨坊老板，考赫尼尔的磨坊，我们现在正是在这个磨坊

法朗多尔舞（Farandoles）：普罗旺斯省的一种舞。舞时有横笛和鼓伴奏。舞者彼此牵着手，或牵着手绢。

里消磨着我们黄昏的时光。

磨坊老板考赫尼尔是一个老磨面人，他曾经在面粉中间生活了六十年，并且把整个的心都专注在他的生意上面。这些面粉公司的建立使他差不多疯狂了。

有一整个礼拜人们看见他在村子里跑来跑去，把群众啸聚在他的周围，用全力呼喊着重罗旺斯省要被机器面粉毒害了。

“不要到那边去，”他说，“那些匪徒们用蒸气制造面包，那是魔鬼的发明，至于我，我是用北风和山上的风工作的，风是上帝的呼吸……”

他这样找了一大堆的话赞美风磨，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于是，在极度的愤怒中，这老头子把自己关在磨坊里，孤独地生活着，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似的。

他甚至不愿意把他的孙女维瓦特留在身边照顾了，她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自从父母死后，在这世界上除了爷爷以外，就没有任何人了。

可怜的小女孩不得不自谋生路，到各个农庄上去给人做收获、养蚕或者采摘橄榄的工作。

但是看来她的祖父是很疼爱这女孩子的。他常常顶着炎热的阳光走三十多里路到她工作的农庄上去看她，并且一到她那儿，就全部时间流着眼泪瞧着她……

乡间的人以为这个老磨面人把维瓦特打发出去是出于吝啬；而且使他的孙女从这个农庄流浪到那个农庄，任她忍受牧羊人的粗野行为，和年轻人在这种境遇下所遭受的各种痛苦，这对于他是很不名誉的。

同样，人们也不以为然的是，一个有着像磨坊老板考赫尼尔这样声望，而且一直都是很自尊的人，现在竟然像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人一样，赤着脚，帽子上满是破洞，束着碎成布片的腰带，在街上走着……

真的，当礼拜天我们看见他走进教堂去作弥撒的时候，我们这些老人们都替他感到惭愧：考赫尼尔也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以致他不敢再走来坐在教堂理事们的椅子上。他常常在教堂的最后边，靠在近圣泉水的地方，同穷人们待在一起。

在磨坊老板考赫尼尔的一生中，有一点人所不清楚的事情，很久以来，村子里就没有任何人送麦子到他那里去了，可是他的磨坊的风帆像过去一样总在忙碌地转动着……

黄昏时候，人们会在路上遇见这个老磨面人赶着他的驮着粗大的面粉口袋的驴子。

“晚安，考赫尼尔老板，”农民们向他喊着，“磨坊生意像过去一样忙么？”

“常是这样，孩子们，”老人快活地回答道，“谢谢老天，还不缺少工作。”

这时候，假若有人问他从哪里来的这样多的工作，他就要放一个手指头在嘴唇上，严肃地回答道：“小声点！我是为运到外地工作的……”

此外再也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至于想把你的鼻子伸进他的磨坊里去，那就别梦想啦。就连小维瓦特自己也不能走进去的……

当人从门前走过的时候，看见门老是关着，那些笨大的风帆总在转动，老驴子在平台上吃着草，一只大瘦猫在